

諸子集成

補編四

四川人民出版社

●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中華諸子寶藏編纂委員會 編

中華諸子
寶藏初輯

諸子集成補編四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成都

(川)新登字 001 號

責任編輯:張問漁

封面設計:何 華

中華諸子寶藏

諸子集成補編(共 10 冊)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中華諸子寶藏編纂委員會

編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成都鹽道街 3 號)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印刷一廠印刷

開本 787×1092mm 1/32 印張 25.5 字數 490 千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661-2/B·137 印數:1-2000

定價: 660 元(精裝本)

1900 元(豪華本)



ISBN 7-220-03661-2



諸子集成補編(四)目錄

六韜講義六卷(附六韜佚文)	(舊題周)呂望撰(宋)施子美講義	4	3
竹簡孫子兵法(附孫子佚文)	(周)孫武撰	4	83
孫臏兵法	(周)孫臏撰	4	101
司馬法講義五卷	(舊題周)司馬穰苴撰(宋)施子美講義	4	117
尉繚子講義九卷	(周)尉繚撰(宋)施子美講義	4	157
黃石公素書一卷	(舊題漢)黃石公撰(宋)張商英注	4	209
黃石公三略講義三卷	(舊題漢)黃石公撰(宋)施子美講義	4	233
黃帝陰符經集注一卷	(舊題周)太公等六家注	4	263
尤射一卷	(三國魏)繆襲撰	4	273
司馬彪戰略一卷	(晉)司馬彪撰	4	281
鬼谷子三卷	(舊題周)鬼谷子撰(南朝梁)陶弘景注	4	289

七、醫家類

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	(漢)無名氏撰(唐)王冰(啟玄子)注	4
黃帝素問靈樞經十二卷	(漢)無名氏撰(唐)王冰(啟玄子)注	4
黃帝八十一難經纂圖句解七卷	(漢)無名氏撰(宋)李駟注	4
		681
		545
		339

六韜講義

附六韜佚文

(舊題周)呂望撰(宋)施子美講義
施子美七書講義本

六韜講義提要

《六韜》六卷，舊題周呂望撰，宋施子美講義。呂望即太公望，名尚，曾助周滅商，周武王尊其為師尚父，封之於齊。多謀善斷，長於用兵，故後人託其名而作是書。明代學者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稱：「《六韜》稱太公，厥偽了然」，書中「《文伐》、《陰書》等篇，尤孫、吳、尉繚不屑道者。」四庫館臣亦云其偽，曰：「其文大抵辭意淺近，不類古書。中間如避正殿乃戰國以後之事，將軍二字始見《左傳》，周初亦無此名，其依託之迹，灼然可驗。」其書雖偽，然其著作時代當在先秦。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發現有《六韜》殘簡，可以為證。所謂六韜，即文、武、龍、虎、豹、犬六種用兵謀略，每韜一卷，全書共六卷六十篇。此書以周武王與姜太公問對形式進行論述，舉凡先秦軍隊編制、管理、訓練、布陣、攻守、戰具、兵器及軍事理論全都涉及。語言生動，有理有據，為後世兵家所寶。宋神宗元豐年間，將此書與《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封》一道頒發武學作為教科書，號稱「武經七書」。宋施子美（生平不詳）著有《七書講義》，是《武經七書》最早的註解本。《六韜》刊本甚多，而施氏注解本則流散日本，國內通行本多據日本文久三年刊本翻刻。

六韜

六韜者太公所著之書也六韜作於太公以其精而論則周也而叙書者列於孫吳司馬之後者何也蓋書之所傳以其所得之先後而為序不必拘其時也那祀成湯之詩也商人之所歌也而乃列魯頌之後魯烏得先於商乎必其所得有先後也六韜不獲首於孫吳亦此例也

文辭

文師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影非虎非龍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跡為禹占得皋陶兆比於此

七言詩義告

六韜一

一

文王之得太公或以為夢或以為卜文王夢得聖人此夢說也史編布卜此卜說也太公之遇文王或以為屠或以為漁屠牛朝歌此屠說也漁于渭陽此漁說也噫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聖人存則折之聖人前聖既往史傳所載不能無疑大抵聖人之用人也以權而賢者之應世也無常文王之得太公或以為夢或以為卜不足疑也意其先夢而後卜未可知也在書有所謂朕夢叶朕卜則先夢後卜其理或然而吾則以聖人之權托於此也太公之遇文王或以為屠或以為漁不足疑也意其窮時無所不為也唐賢有所謂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年來釣渭濱則先屠後釣亦未可知也正吾所謂應世無常也文王將田史編布卜其兆則以非龍非影非虎為辭在司馬太史公嘗紀之於齊世家矣則文韜所載蓋亦有所本也其曰以之佐昌

昌文王名也施及三王以其佐文武與成王也昔禹占得皋陶其兆亦如此此史編所以借是以實其事也

文王乃齊三曰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邪太公曰臣聞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殆非樂之也

文王既聞史編之言知天之所遺者在是故不敢輕之於是乎致三日之幣而講時田之禮卒見太公坐茅而漁於渭濱文王見其為美大夫故勞而問之試之漁樂太公一聞其言而情意相感故因以言其志太公謂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者蓋人各有所欲士君子合之所養將以求達之所施昔諸葛亮入則其志則笑而不言及過先主一語草廬之間而三分基業已定則君子之志必期有得也太公之志非樂漁也寓於此而

二言詩義三

二

期於彼也古者未行道之際而求以行之其志各有所樂也初不在於物也阿衡負鼎百里飯牛彼其志各有所得也豈其樂邪亦權之所寓也若夫小人則唯其所作乃其所樂也故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之所為必有似也者以其事在此而意在彼也非樂於此也

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殺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失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

太公既言漁之有似文王未釋其意故問其何謂也太公因言釣之三權祿死官之所寓也蓋釣本以求得也人之沒於名利亦以求得也釣之為事雖微而其情深遠可以觀大言天下之事即是而可知也何小大之拘夫三權之意蓋言君子出處之間當求之已不可以苟合也祿固可取也然不可貪官固可就

也然不可冒死固可爲也然不可易是三者莫不有權知其權之所在則萬鍾可受豈以爲泰三公可爲豈以爲榮則心可忍豈以爲難不得其權則亦不可以苟就矣太公之意蓋在於是也噫事必有所爲釣豈其所樂廢何之釣豈其釣邪治國之道也知廢何之釣寓於治國則知太公之釣必非所樂三權所寓即釣之情可知也

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水長水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唯仁人能受至諫不惡至情何爲其然文王既聞太公之言乃求其情之所在太公乃以物情與人情參而答之蓋天下之事惟志意相得者乃可以盡其情魚非水

七 莊 諫 卷 三 四

則不相得實非水則不相得事而不得其合亦何以行其事邪故源深水流而魚生之情始於此根深水長而實生之情始於此君臣叶和情同親合事豈不由是而生事生之情亦基於此矣傳以聖賢相逢治其張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情同親合所以爲事生之情也情不易見必托之言語應對之間而後顯蓋言心聲也情動於中而後形於言故言語所以飾情也而至於情所言乃事之極也蓋事以情度情以言顯情之所至則事之所極也凡太公之所以言者乃太公之至情而其所言之事則時事之極也蓋當商之季世是事極之時而太公之告文王乃其至情也第恐文王疑而不可信耳故謂臣之所言皆至情無諱而君惡之乎文王之卜太公正欲得其至情而與之圖事焉得有惡故以仁人受至諫爲言蓋人而有愛人之心

者必能納至忠之言彼其所言必以愛之也文王之仁必已存矣正欲得直言而以利天下夫何惡其至情故曰何爲其然言必不若是其惡之也

太公曰縉微餌明小魚食之縉調餌香中魚食之縉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縉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入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舉此言人君取人之權猶以釣取魚而人爲權所取亦如魚之食餌也餌之於魚各隨其小大而取之則魚無遺矣魚之所以制於釣者以食其餌也人之所以制於君者以食其祿也故以餌取魚則魚爲餌所殺以祿取人則人必爲祿所竭何者魚食於餌人食於祿也略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亦此意也自是而推之小而家大而國又大而天下其所以取

二 莊 諫 卷 三 四

之皆一也也故有所食故必有所制所以皆可取也嗚呼憂憂縉縉其聚必散噫噫味其光必速微哉聖人之德誇手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樹欽焉文王曰樹欽若何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爲師

天下之理盛者必衰衰者必衰太公之意大抵以陰謀爲尚憂憂縉縉其勢之盛盛者必衰故其聚必散惟其始之噫噫味

者而終則其先必遠蓋無其其之志者無赫赫之功無昏昏之智若無昭昭之明天下之事以微為妙聖人之德亦已微矣惟其微而不可見此所以能成其大功也聖人之德人雖不見而聖人於其至微之中而能獨見之也聖人惟能陰修其德則其所慮者亦已當矣故樂為惟其慮之也審故必歸其所止之地而天下可以樹欽也文王未知其意故復問以天下歸之之由太公之意蓋欲使之與天下共之而後可以得之也蓋得天下之道不過乎公也惟公也故能與天下不可私也天下非出於一人而乃在於天下故一人雖有所欲不足以得天下而天下之所歸乃可以取天下此所以為天下之天下也故同其利則得之此公天下而以無心取之者也擅其利則失之此私一己而以有心取之者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此以公而得之也秦皇以始而傳位此以私而失之者也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此亦公天下者能與天下同其利也天有可為之時使人自為之地有可取之財使人自取之聖人之所以能使天下同其利者以其有仁心也武王觀兵孟津待時而發虎賁有財從而散之皆所以與之共之也其仁可知也仁則見親此天下所以歸之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免其死解其患濟其急皆德政之所施也武王之典救天下於水火之中使斯民得離其害其德可知也惟民歸于一德此天下所以歸之也至於義則以宜為尚憂樂好惡一合於前則必當與之共之武王應人以典則其憂樂好惡必與之同其義可知也義者人之所共此天下所以赴也仁與德與道皆言天下歸之而義獨謂之赴之者蓋以義制事人所共欲故必赴赴之至於大道之行

則天下為公此道之所以能生利之也故墳道化行蓋忠聖皆周家之所積也道可以冒天下宜天下歸之文王一聞太公之言而斯心適與之合故信其所言而審其所卜之辭以受天詔命為言蓋卜以天遣為辭故也情合言投若是可不載與歸乎然太公之德非可以臣用也故立為師此師尚父之號所由起也

盈虛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熈熈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夫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君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上世所謂賢君也文王曰其治如何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綉文綺

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飾宮垣屋室不置虎柄楹楹不飾茅茨偏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梁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績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受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德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偽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鯨寡孤獨賑賜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君之德也

盈虛治亂雖有數實人君有以致之也非天時必然也建中虛杞之禍唐太宗實基之而乃且引桑道茂之語謂天命當然曾不知天理人事本一律也人事盡處是為天理不修其所以

在人者而泥其所以在天者亦惑矣堯舜桀紂不可同日而語也久矣寬簡之化慈儉之德堯舜之所以治也暴虐之政桀紂之行桀紂之所以亡也故國之安危民之治亂在乎君之賢聖不肖而不在於天時也文王聞在君不在天時之言乃求聞古之賢君古之賢君其帝堯之世以崇儉爲德以務本爲業以任人爲能以揚善爲尚以防民則有法以恤民則有政以取天下則有權以奉養則有節自金銀珠玉不飾至於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爲此崇儉之德也堯舜之世土器是用漆器不造至音是聽淫聲不尚其於金銀錦綉奇怪玩好淫佚之樂皆所不好也又豈有稍優后飾如秦之木俗邪珊瑚器用如晉之簪政邪作奇技淫巧如商之幸世邪好淫娃之音如鄭衛之俗邪宮垣尾室不致粉黛憂擗棣極不加雕飾茅茨雖遺而不剪衣苟可衣不

七書講義三十四

纖鹿裘布衣食苟可食不饒其糲飯糲菜居苟可安不肯以役作之事妨民耕藉之時又豈有丹楹刻桷如魯侯之第者乎冠是聚如鄭國之侈者乎庖肥肉而民饒茅菜通大而民欲悉如戰國之君乎古之賢君其待天下也以無心故其治天下也以無爲但見其非心黃屋優游岩廊而已則其所以削心約志以從事於無爲者可見矣尊位厚祿以待臣下此以任入爲能也夫臣之所以修己者既盡其道則上之所以示勤者必盡其報臣而有忠正奉法者此人臣能承君之命者也若此之人爲可任故尊其位以貴之廉潔愛入此人臣能行己以恤民者也若此之人爲不貪故厚其祿以富之其在三代之世亦然伊尹告大甲以有言必求諸道罔以舞言覆邦是能忠正奉法也阿衡上公之任非伊尹其誰居一介不取入爲下則爲民定能廉

潔愛入也祿以天下擊焉千錫豈以爲過邪民有孝慈之行者愛敬之有淑善之德者旌表之皆所以揚善也其在三代之世亦然成王嘗書其孝弟有學者武王嘗式商容之間是亦愛敬旌表之意也務農桑者從而慰勉之所以重本也其在周室有興旺之舉在漢世有力田之科是亦勉之之意也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僞此防民之法也必平心正節者率之以已也在成周之世選賢能以長治推禮樂以防情僞立鄉刑以糾萬民是亦禁之之意也賞罰必當功罪不以愛憎而爲輕重此取下之權也其在成周之世太宰以八柄詔王取羣臣內史以八訪詔王治是亦取之之權也鯀寡孤獨四者窮民也禍亡之家天患之所及也必存養而賑賻之此所以恤民也文王發政施仁成王荒政聚民是亦恤之之意也自奉以薄言奉養之有節也賦

七書講義三十四

役欲寡所以節民之財力也成周之世雖好用匪頭陽子莫不有式其於民也制欽法以年之上下起徒役毋過於一人之亦薄於自奉寡其賦役也能備是數者則民必安其所樂其業家給人足豈有飢寒之虞哉九年之遘民無菜色可以見矣若是則人之於上必有愛敬之心惟其有敬上之心故敬之如日月惟其有愛上之心故親之如父母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是則民之敬上之心可知矣文王既問其言得不淫喜而盛美之歟故曰大哉賢君之德噫是德也堯帝之德也夫子嘗曰大哉堯之爲君則堯德可謂大矣文王得不嘉歎之

國務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太務欲使主尊人安爲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

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省刑罰則生之薄賦歛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討則殺之重賦歛則奪之多營官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爲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寒則爲之憂見其勞苦則爲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歛如取已物此愛民之道也

王者不能自尊以有民而後尊民不能自安以得主而後安是以尊主安人之道必先於愛民蓋愛民者人常愛之此所以人安而主尊也愛民之道無他焉必本之人情也三王之政必本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也我則生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也我則厚而不困人情莫不欲佚也我則節其力而不勞是以太公之

一書講義三四

七

答文王必以利勿害成勿敗六者釋之且夫四民各有常業皆所以利之也昔有所謂居四民時地利則利之必在於四民不失其務失則害矣農有三時所以成其事也傳有所謂不奪民時則百姓富則成之必在於不失農時失則敗矣刑罰不濫而後民保其生傳有所謂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言刑乃可以生之也不省而濫則殺之矣善爲國者務富民所以予之也傳有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則薄賦歛所以予之也不薄則奪之矣人得其佚則喜是不可無以樂之也傳有所謂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則儉宮室臺榭可以樂之侈而崇則苦矣吏不擾則民安其業傳有所謂其政平其吏不苛吾是以不能去則清而不擾者民必喜苟濁而擾則怒矣是以善爲國者家視四海子視兆民一視同仁篤近舉遠其馭之也殆

如父母之於子兄之於弟其愛之之情猶已也飢寒勞苦豈不欲與之共賞罰賦歛豈不以身視之昔者稷思天下有飢者殍已之飢禹思天下有溺者殍已之溺與夫文王視民如傷是皆得愛民之道也蓋有恤民之心者必有恤人之政此其道也大禮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爲上唯臨爲下唯沉臨而無遠沉而無隱爲上唯周爲下唯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地大禮乃成

君臣有異職斯有異分君以知爲職惟智乃能臨故爲上在乎臨臣以順爲職惟順乃能沈故爲下在乎沉以上臨下則易至於勢弱故淹者不可遠又欲親乎其臣也下沉而順則易至於不言故沉者不可隱又欲盡言于上也昔者光武明諫糾斷授

古詩講義三四

諸將以方略本以智臨之也然慮其或遠乎臣故於部禹則常置之卧內與決謀議則臨而無遠也可知矣鄒魯深沈大度是能以沉事上也然不可或隱故爲光武論諸將無遠圖謂天下不足慮則沉而無隱也可知矣至於爲上推周則以其運動而爲謀也爲下推定則以其靜守以不變也君之周所以法天蓋以天道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有得乎是也臣之定所以法地蓋以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有得乎是也故周所以則天定所以則地或天或地則大禮以足而明蓋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是則君臣之道既有所取而君臣之分亦以是明此大禮之所以成也

文王曰王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

此論聖人宅心之道。主位者主之所以處心者也。安徐而靜者所以退極於常也。惟能安靜則柔節先定於此矣。能靜而柔此以謙處已也。惟以謙處已故無心於勝物。宜其善予而不爭也。虛其心則不敵。惟能虛其心故志以是平。平其志則不欺。此以公而應下也。惟以公應下故其所以待之者皆不外乎正道。昔者文王之遵養時晦則安徐而靜也。微柔節恭則柔節先定也。文王惟能以謙自處故於昆夷之事有所不辭。乃善予而不爭也。其克宅厥心不識不知是又虛心平志也。文王惟能以公應下故以正伐商非待物以正乎。吾觀文王之所爲所行不無得於太公之開悟也。

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

其極

七言詩卷二四

此論人主之聽不可不審也。書曰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道。則是聽言者不可以妄許妄拒也。妄而許之必其得無所守故謂之失守。逆而拒之則言不敢進故閉塞大抵人之所以謀事者必其內有所主不可窮極也。止以高山言之其高若不可達也。然山之嶺或可憑而遊則高山猶有可極之理未足爲難窮也。以深淵言之其深若不可測也。然淵雖深或可沉而沒則深淵猶有可測之理亦未足爲難窮也。至於兵之爲謀本於聖人之心有不可得而窮者此神明之德也。神明之爲德聖人以心而運智謀妙而難知既神且明由其神明而至於正靜之極則其爲兵也必一而不變寂而不動乃其德之極也。昔者文王之齊聖廣淵克宅厥心此文王之所以

爲神明之德也。故其妙至於之德之純則其正靜之極爲如何。文王惟先是德所以能一舉而克商也。

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日貴明耳。貴聽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茲達則明不蔽矣。

此言人主在於兼聽廣覽然後可以益其明。以一已之聞見爲聞見者不若以天下之智慮爲智慮。何者目欲明耳欲聰心欲智聰明智慮所以能廣者非一人能自足也。兼天下之心耳而爲之也。若是則天下之人皆將樂告以善故輻湊並進而明不蔽昔者大舜之滄悟文明則舜之聰明智慮爲不可及也。舜之所以能若是者以其能明目達聰故也。文王之聰明淵鑑文王之聰明

七言詩卷三四

智慮爲不可及也。文王之所以能若是者以其能詢彼八虞也。古之明而不蔽者唯舜文爲能盡之。

明傳

文王殷疾召太公望大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奪予周之社稷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主以道勝故道之所傳不可不明也。夫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傳於聖人然聖人不世出故道有所傳亦有所廢道之傳道之所起也。道之廢道之所止也。道之所以起者以其知所以治身持

入之道也。聞善不能從，聖人以爲憂，則見善而怠者，是無志於善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則時至而疑者，是失時也。順非而澤，聖人之所必誅，則知非而處者是固意而爲之也。凡此三者，皆內而無所守，故不審所行，其何以能與此道之所以止也。若夫所以修身者，極其所以待人者，無不備，則可以有爲矣。故道以此四者而起，柔不能靜，其失也懦；惟柔而靜，然後爲能定，恭不能敬，其失也惰；惟恭而敬，然後爲得禮，以是而修身，其德斯爲至矣。太強則折，故強必濟以弱，太忍則懦，故忍不專忍，必濟以剛，以是而待人，其德爲兼備矣。昔文王之興也，微采鋤奉之德，積于厥躬，則文王之所以修身者，能柔而靜，恭而敬矣。及其推是以待人，則又能兼備其德焉，以三分有二之勢，非不强也，而以服事商，是強而能弱也。楚里明夷之降，有所不恤，是能忍也，而於伐商之事，必斷然爲之，非忍而剛乎。文王惟盡是四者，此文王之所以興也。太公之言，抑亦以文王之所爲者而使武王繼之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厲公惟大於鄆陵之陳，厲公以死，非怠勝敬則滅乎。

六守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悔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慎擇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無以三寶借

七書講義手四

上

人借人則君失其威。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完則國安。

臣有常德，民有常業，人主之所以君國主民者，其本在是。何以爲臣之德？六守者，臣之德也。何以爲民之業？三寶者，民之業也。六者以其出於人臣之所操守，故謂之六守。三者以其爲實效，故謂之三寶。六守者，仁義忠信勇謀也，富而不犯，是爲仁也。蓋富者易至於侈而失禮，若夫富而不犯，則不貪其富，必以分人而不至於犯禮，其存心必有仁也。昔者趙奢可謂富而不犯者也。王及宗室有所賞賜，悉以餉士卒，是富而不犯也。其仁可知矣。貴而不驕，是爲義也。蓋貴者易至於驕，以傲人若夫貴而不

七書講義手四

十

驕，則不恃其貴，而無自大之心，其所爲必合義。昔田穰苴雖以大司馬之尊，而與士卒最嚴，嚴者此是能貴而不驕也。其義爲足取矣。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必其忠者也。付之而堅守不轉，是爲忠也。高祖謂周勃可以安劉，劉卒之誅呂強漢，不易所守者，忠也。爲下唯沉而無隱臣之道，使之而不隱，必其有信也。充國圖方略於金城，守便宜於屯田，可謂有信而不隱之信也。見危致命，士之大節，危而不恐，必其有勇也。李廣爲古賢王所圖，乃且解鞍縱卧，是乃危而不恐之勇也。前正發於無窮之源，其應事也不窮，則其謀爲莫善也。張良連弩李劫多算，皆不窮之謀也。若夫三寶，則國之所寶，不可以借人。借人則失威，是無民誰與爲君也。孟子嘗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則人民之可寶也明矣。」三寶則大農大工大商也。農安其居

則可以足食故農一其鄉則穀足工安其居則可以給用故工一其鄉則器足商安其居則可以聚貨故商一其鄉則貨足是三者既安其處則民有常業宜其無他慮也三者既異其居則無亂其鄉而亂其族昔者管仲分國爲二十一鄉農工商各有所居使農之子常爲農工之子常爲工商之子常爲商長遊少習不見異物而遷則其鄉與族必不亂也至於臣不可當於君都而不大於國是又欲以上制下以大制小不可使之越分也如齊之田氏則富於君矣鄭之京城則大於國矣豈先王所以望後世耶故六守長則國昌以其得士者昌也三寶全則國安以其本固邦寧也

守土

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

御其四方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慧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矣受不救災災奈何兩葉不去持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爲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爲人所害而不終其世

守土之道以人而固以權而重無疏其親無怠其衆而下皆以人固也無借人國柄是又以權重也親者親戚也親不可離故人固也無疎其親衆者衆人也衆不可忽故無怠其衆左右則其鄰近者也賴之以衛故當撫之四方者其父與者也賴之以助故必有以御之既遠其所以待入之道則其於守上也宜矣柄者上之所執而下之所從也不可以借入借入則失其權是倒持太

阿授人以柄也既得所以制人之權則其於守土也亦宜矣以至入之所侮者吾不之侮入之所趨者吾不之趨發者卑下之喻也卑下者入之所侮吾則不掘坑丘者崇高之喻也崇高者入之所趨吾則不附丘本者農桑之務也末者財貨之事也本易以弃末易以滋故無舍本而治末以至入不可以無斷斷她不可不分判虎不可不斃人其可無斷乎日中不彗操刀不割執斧不伐是皆不斷之過也事不可以不防微履霜有堅冰之戒挑虫有維鳥之成微其可不防乎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矣夫其有以及人也而不防無以爲仁以其仁者樂施也不施則人不聚所以無以合親疎親失衆何以爲利借人利器得無失權宜其不害則收也

上書講義十四

末

文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敬之無疑天下和服

兵固有正道未達其道者烏能無疑仁義之道不通乎得人心也衆之與親皆以心相向敬其衆而不之慢則人必相合其親而不之離則人必喜既有以得天下之心斯可以盡兵道之要故謂之仁義之紀紀者言其法之要也禮有所謂以紀萬民者言以此法可以總其要也昔者成周之際周官所載皆仁義之道也校登稱比之法必以時舉所以敬其衆也嘉禮之制以親萬民所以合其親也宜其泰和之治歡心各得則其和喜爲如何夫如是故可以紀萬民成周之際惟備是道此萬民之幸伍所以可得而會也無使人奪汝威所以護其權也因其明則無

之以其陽陽者取其顯而易見也昔者文武之君伐商之際陰謀修德則發之以其陰也及牧野之役乃明誓以告天下非會之以其陽乎惟得其術故能爲天下先倡而天下從而和之此八百國之所以不期而會也極反其常則以道之所極不可以常理拘必權而後可也法有所謂權權在乎道之所極此反經而合道之說也其用之也必得其中時未可爲則莫達而爭難三分有二未免於事商時既可爲莫退而讓是以折箸毀龜必往而後可能盡此可以長守國矣此所以與天地同光

上賢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王人者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修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領聞其道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修官室

七書講義三

三

臺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遊佚犯歷法禁不從史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邪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臣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弱者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官略權謀而以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倖倖於外王者慎勿使爲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高巧王者慎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傷人也王者慎勿近四曰寄其冠帶傳其衣服傳聞難難虛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譁時俗此害人也王者慎勿寵立五曰說修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得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慎勿使六曰爲彫文刻鏤技巧華飾以傷農事王者

必禁之七曰僞方異技平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止革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義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

進賢退不肖爲治之要務也故王人上賢下不肖遇民以信至治之世也故王人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者有以傷吾之治故禁

之者修者有以愛吾之俗故止之成周之際以繁制爵所以王賢下不肖也在市有飾僞之禁所以取誠信去詐僞也以刑五禁所以禁暴亂也靡者使教所以攝奢修德也八蓋之所上所下

七書講義三

三

所去所取所禁所止者是在是此六賊七害所以有所防也六賊七害皆不肖詐僞暴亂奢修者之所爲此王者所以有以防之也惟不肖詐僞暴亂奢修在所去則吏民士臣必欲其各盡其能爲民者必有常業故不盡力者不足以爲吾民古者閭閻無常職猶轉移執事況有事而不盡力乎士以合志同道爲尚上而不誠信不足以爲吾士古者友以任得民則相與可不以信乎事君有犯無隱臣之節也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爲臣而不諍諫其臣即廉吏是爲民表故平潔而愛人乃其事也古者廉潔愛人者必厚其祿不能平潔以愛人豈其吏邪至於宰相大臣則軍國之所統陰陽之所總人君之所倚靠臣下之所取法吏治之所由核勸懲之所自出萬民之所仰望蓋是致政乃可以爲相不能則非相也若夫王者之道則儼然可畏如龍首